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译丛

吴飞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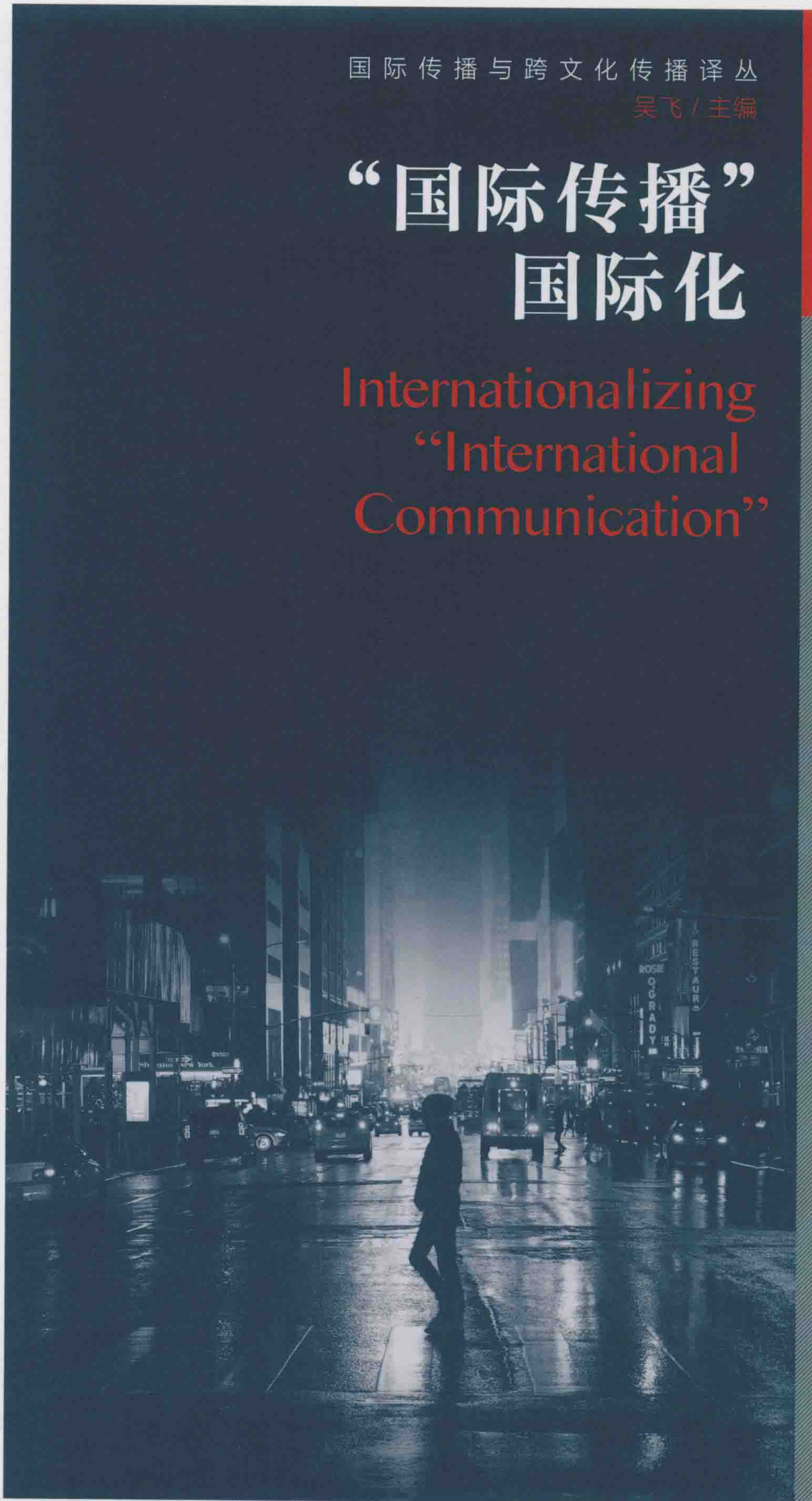
“国际传播” 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美] 李金铨 (Chin-Chuan Lee) 主编

李红涛
陈楚洁
黄顺铭
宋韵雅
袁梦倩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译丛

吴飞 / 主编

“国际传播” 国际化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美] 李金铨 (Chin-Chuan Lee) 主编
李红涛 陈楚洁 黄顺铭 宋韵雅 袁梦倩 译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传播”国际化 / (美) 李金铨 (Chin-Chuan Lee) 主编 ; 李红涛等译 . -- 北京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2022.8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译丛)

ISBN 978-7-5657-2998-0

I. ①国… II. ①李… ②李… III. ①传播学—研究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04283号

Copyright © by Chin-Chuan Lee 2015. Some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授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21-3881 号

“ 国 际 传 播 ” 国 际 化
“GUOJI CHUANBO” GUOJIHUA

编 者 [美] 李金铨 (Chin-Chuan Lee)
译 者 李红涛 陈楚洁 黄顺铭 宋韵雅 袁梦倩
责任编辑 裴向敏
封面设计 拓美设计
责任印制 李志鹏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 编 100024
电 话 010-65450532 65450528 传 真 65779405
网 址 <http://cucp.cuc.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艺堂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25千字
版 次 202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2998-0 / G · 2998 定 价 110.00元

本社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 郭建平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本书中集聚了国内外研究传播学理论的一些著名学者的论述，集中反思传播学术如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基于本土经验和本土问题，重新建立自己的中观以上的理论，并由此促动地方性的自信。本书触及了当前很多相对复杂的问题，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解决了传播学界很多模糊性的概念和问题。

总序

Foreword

“与他者共在”：理解全球传播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近几年在中国渐热起来了，每年都会有一些著作出版，也有大量的论文发表，但没有相对权威和系统的译丛。2009年，本人主持了一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09ZJD0010），遂决定组织翻译一套较权威的译丛。课题组成员系统地梳理了近年来相关研究的权威著作，并与出版社的编辑共同选定了现有的拟翻译出版的书目。

在全球化的整个概念中，媒介和传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理论探讨中，这一部分却被严重忽视了。显而易见的观点“没有媒介和传播就没有全球化”既没有被清楚地表达过，也没有被清楚地分析过。一方面，大多数探讨全球化的理论家都不是来自媒介和传播领域，本身并不研究媒介；另一方面，大多数媒介学者也没有认识到媒介与全球化的关系，他们的着力点放在国际传播领域，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媒介经济、权力和不平等问题。此外，欧洲的文化研究学派尽管也关注人和媒介的问题，但是他们将研究的外延扩大至文化，更倾向于将整个传播过程理解为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忽略了媒介和传播对人们的生活

经历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希·兰塔能 (Terhi Rantanen) 教授的《媒介与全球化》(*Media and Globalization*) 一书, 旨在研究全球化、媒介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本书写作的思路为: 个人如何通过自身的媒介活动 (这些活动演变成社会实践) 来推动全球化进程。这一研究既区别于传统的全球化研究, 将媒介和个人纳入研究视野, 探讨媒介和个人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也超越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范畴, 且区别于传统的文化研究。它不仅对个人感兴趣, 而且还对媒介感兴趣, 并将全球化视为研究的重要语境。

这项研究主要以来自不同场域的三个家庭的四代人为研究对象, 探讨他们的个人生活如何受到媒介和传播的影响, 而这又对全球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了突出媒介和传播在全球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 兰塔能教授发展了一套新的方法论, 她称其为“全球化的媒介志” (global mediagraphies)。全球化的媒介志受到阿帕杜莱 (Appadurai) 的景观理论和索科 (Saukko) 的多场域的民族志的影响, 这一研究方法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包容了个人以及他们在媒介化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媒介使用, 既涵盖了微观的研究 (个人的媒介使用), 也涵盖了宏观的研究 (跨越时空的全球化进程)。尽管研究的起点是个人, 但其目的是在大语境下分析个人 (他或她) 的故事, 并由此发展比较的类别。

《媒介与全球化》一书共分七个章节, 第一章概括了全书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方法; 第二章从全球化的阶段划分、媒介划分以及三个家庭的生活史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全球化的发展; 第三章介绍了时间、空间和地点与媒介的关系, 并指出对媒介的使用如何影响了三个家庭四代人的时空观; 第四章讲述了媒介的使用对三个家庭四代人所带来的同质化影响, 重点探讨了媒介带来的国族认同和世界流行文化; 第五章主要讲述媒介使用对三个家庭四代人所带来的异质化影响, 重点探讨了媒介的去领土化和本土化的功能; 第六章分析了媒介和传播如何影响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和反应, 重点探讨了全球化进程中, 媒介化的世界主义的多个层面; 而第七章则站在前六章的基点上, 对全书进行了理论梳理和总结。

由荷兰学者贾泊·凡·吉尼肯 (Jaap van Ginneken) 所著的《理解国际新闻:

批判性导论》(*Understanding Global New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最早于1996年以荷兰语出版,1998年由赛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该书出版之后,于1999年、2002年、2003年、2005年多次重印,并获得包括彼得·达尔格伦(Peter Dahlgren)等著名学者的好评,成为国际新闻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批判导论著作。

《理解国际新闻:批判性导论》全面探讨了北美与西欧媒体如何报道国际事务,如何引领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新闻界定,并进而影响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借助不同的理论视角与大量鲜活的案例,作者雄辩地说明,新闻媒体对国际事务的报道,更多是由特定文化、意识形态及新闻生产逻辑塑造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呈现”,而不是单纯提供一扇通向大千世界的窗户。该书因而也挑战了那些不容置疑的媒介客观性观念。该书语言精当,论述生动,对新闻院校的学生、新入行的新闻工作者乃至一般阅读公众,都大有裨益。

该书的最大特色在于跳出新闻社会学与国际传播的学科疆界,从更开阔的理论视野审视国际新闻的生产,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各章标题中:何为新闻?新闻选择的哲学;哪些媒体最具影响力?富媒体与穷媒体的经济学;新闻记者是谁?他们如何工作?专业人士与门外汉之社会学;谁能在国际新闻中发声?喧哗与沉默的政治学;事件何时变成新闻?断裂与延续之历史学;国际新闻从哪里来?中心与边缘之地理学;新闻信息如何生成?字里行间之语言学;画面从何而来?敞开与遮蔽之符号学;媒介有什么效果?同情与误解之心理学。

如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以及接近性的趋势日益突出,跨国、跨文化交往也更为频繁,这构成了当今国际社会的新局面。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国际传播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显而易见的是,政治活动、经济贸易、文化、安全、健康等一些公认的国际性事务与许多有影响的重要力量紧密相连,这些力量经历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发展过程,能承担来自国际上的外部压力。在这些环境和压力中,国际传播就是一个复杂且关键的力量。当下,世界的历史、政治、文化发展正走向一个纷争不休的节点。因此,我们要更加深刻、敏锐地关注和理解国际传播的理论构想及学术领域的历史传统与发展轨迹。为此,我们选择翻译了一本论文集——《国际传播理论前沿》(*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这本著作从学术和实践两大方面分析了美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起源,指出“国际传播”不是一个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而是从组织化探索模式的视角进一步分析,国际传播是一个议题群(比如发展理论议题群、国际纷争中的新闻议题群、地缘政治学与传播议题群等)。所谓议题群,就是将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内部结构相对分散的研究领域来勾勒。这本著作的内容包括:反思国际传播的理论框架、传播的全球化动力、国际传播研究的模式和方法、政治学视野下的国际传播。各部分包括的文章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思维下的国际传播研究,通过跨学科的视角(传播、历史、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和文化研究)建立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在国际传播和媒介研究领域,这些文章中的作者重新检验并探索了调查方法中已构建和新出现的工具与模式,通过解释现象而不是先验地认为是否合适或重要来对这一研究领域提出挑战。

这本文集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是对国际传播研究的范式构建进行反思与质疑。使用“前沿”这一概念就是为了让人们想到“新”与“旧”的分界线。由此,这本文集的根本目的在于自省,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在国际传播中做了什么是分析的目标。再者,这本文集对前沿的探索会带来一个突破,在打乱了先前的观点的同时,又提供了另一种可选择的理解。在探索新前沿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会重新组织这项研究,从而彻底地勾勒这个领域的框架。第二是在概念上突破现有的研究模式、方法和路径,以期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里绘制“新大陆”。“前沿”更像是遥远的地平线,象征着领先与超越。由此,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未来的导向:试图从概念和方法论上发展新思路,超越现有的规制、方法、路径。综合这些方法,这本文集旨在促使国际传播走向研究的新前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领域也越来越多地在中观层展开,包括区域问题研究,如对东南亚、欧共体,甚至多国领域内的国际信息流通情况的实证与比较分析逐渐增多了,研究者们更多地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而由著名的新闻学家、纽约雪城大学纽豪斯公共传播学院教授帕梅拉·J.休梅克的《世界上的新闻》一书,就是她主持这类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休梅克教授长期从事新闻把关人、新闻价值以及新闻的生产方面

的研究。而她主持这一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将她此前关于新闻本质的理论应用从美国推广到全世界。毫无疑问，这项研究将包含在一些国家新闻媒体的内容分析中——而且也许是对调查的新闻价值的有无与多少的衡量标准。这项包括对十个国家（每个国家所选取的两个城市）的报纸、电视新闻和广播新闻量化的内容分析，就成为这一著作的主要数据来源。研究者们试图回答不同国家新闻信息传播的现状、新闻价值选择和受众的选择偏好。

这本书的另一位合作者是阿基巴·A. 科恩，他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传播系负责人。科恩曾邀请休梅克参加 1988 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国际新闻会议。他做过许多的国际研究项目，由于是国际传播学会的前任主席，他在全世界交际广泛。其他的合作者包括俄勒冈大学的朱利安·牛顿、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罗伯特·史蒂文森，以及巴黎雪邦大学的吉登·考茨。

《全球化与文化：全球混融》（*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Global Melange*）一书的作者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对待全球化问题可能有一个全球化的、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吗？他对此表示怀疑。

早在 1922 年，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就在其著作中提出“全球化和文化”的命题，作为宗教社会学家他是最早涉及全球化问题的，文化对他而言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之后，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传媒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书首先梳理了许多学科对于该命题的观点，比如，媒体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的一个很普遍的看法就是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均质化；在政治学、政治新闻工作中又充斥着种族政治（种族清洗和各种新型国家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这些表明，全球化和地区政治之间关系紧密，而且在整合的同时也出现分裂。因此，全球范围内，文化的一致性到底是增强了（沿着商品化和消费主义的轨迹），还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分歧在日益增长？对此，许多文献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社会学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通过全球化来重新审视现代性；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却是通过全球化重新思考资本主义。

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全球化的时间是和现代性的时期（1800 年至今）相一致的，或者说是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时期（1500 年以后）相吻合的，或者说是

现代世界“西方化”的延伸，但本书作者采用了更广阔的视野，从历史的深度和地理的广度来探讨全球化，比如宗教中的普世主义是不是全球化的最早蓝图？比如历史上犹太人的迁徙是不是全球化的先期？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希腊化”及其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是否属于某种“全球化”？作者认为，全球化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地理上，都是多场更广泛、更深入的人类会晤。

作者认为，全球化带来的争议远远大于共识，不同的学科对全球化的基本原则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当代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涉及一种新的权力分配，它伴随着在产品和劳动力方面的信息化和灵活性，同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又增加了诸如“解除管制”、财政化和市场化等因素。那么，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人类越来越整合和走向团结？通常的研究对此都持肯定、乐观的看法，但是，本书却严肃地提出人类的团结联合虽然是全球化的梦想，但现在世界却面临着日益增长的、严峻的不平等。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不均衡的、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拓展了社会合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强了民主，但同时，全球化也加剧了不平等的程度。

作者还总结了对待文化差异和多样性的三个从根本上截然不同的范式：（1）差异永远存在；（2）差异将让位于逐渐增长的均质化；（3）各种差异将会出现混合，在此过程中又将产生新的差异。因此，第一种看法认为，根据“文明冲突”论，文化的差异将会持续下去，并且产生很多对抗和争斗。第二种观点认为，全球的相互联系导致文化上的聚合和一致越来越多，就像横扫全球的消费主义一样，简而言之就是所谓“麦当劳化”。第三种立场认为，一直以来所发生的就是跨地区和身份的混杂、融合的过程。作者赞成“全球化是混杂融合”的观点，反对将全球化理解为一个均质化、一致化的过程，也反对将全球化完全与现代性等同起来的“西方化”理论。作者认为政治边界上的真正问题从来都不是混合——混合在历史上是非常普遍的，真正的问题是边界和社会上对边界的崇拜倾向，只有在要把边界弄得越来越精确的时候，混合才是一个问题，比如种族纯粹论等。混杂的意义不仅随着时间而变化，而且在不同的文化圈里也有所不同，这预示着混杂也有完全不同的模式，最后，混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使很多边界成了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冷战结束并带来相应的重要变化, 例如, 整个欧洲在政治上的重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加强, 而且相互依存关系远不止表现在经济层面, 还表现在文化方面, 这包括: 在文化领域包含、吸收或同化了多少国外内容? 国外的内容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传播的(如通过书籍、电影、音乐、DVD、电视、商业往来、移动设施或互联网)? 国内或本地文化(包括语言)如何受到这些国外内容的影响的? 等等。这一大背景改变了过去研究或分析国家间互动的全球性视角。麦克费尔(McPhail)的《全球传播: 理论、利益相关者和趋势》(*Glob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Stakeholders and Trends*)试图从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等方面对民族国家之间和跨民族国家的传播与媒体模式及影响进行分析。作者采用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电子殖民主义和世界系统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视角来组织和理解在国际传播迅速变化的大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潮流和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这三个理论可以对当前的潮流、经济、技术和在国际传播中具有活力、具有全球影响、作用日益扩展的各利益相关者进行框架性的梳理或组织。

作者指出, 世界系统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发生的扩张现象。大众媒体(包括电视和电影)是核心区域向半外围和外围区域传播和灌输价值观的主要媒介(声音、印刷品、光碟和数据)。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嵌入了主要核心文化工业的交易结构、市场营销和战略规划中。主要的跨国媒体集团来自核心国家, 尤其是美国和欧盟。为了获得利益, 它们想方设法影响、扩展和推动其文化产品——包括书籍、杂志、电影、音乐等——进入两个附属区域。核心国家的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需要向其他两个区域成功兜售核心区域的商品与服务, 这样才能增长市场占有份额, 同时与其他核心商品——例如手机、快餐、设备、航空、计算机等——同步配合, 从而享受全球经济扩展带来的利润。很多情况下, 文化用品在其他两个区域的广告活动都是量身定制的, 广告也是整个资本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广告本身也代表了世界系统理论的一个小小的“个案”, 几乎全球所有新媒体机构都需倚赖广告才能获益, 而所有顶级广告机构都是来自核心国家的跨国公司。无论是对哪种类型的传播公司, 包括印刷出版、电台、电

视、户外广告或互联网，跨国广告机构都显得举足轻重。

世界系统理论暗示着这样一个信念，当半边缘和边缘区域更接近资本主义，并将市场扩展至核心国家时，就会获得繁荣。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核心国家将其文化工艺品和产品扩展到其他区域时，结果往往是这样：第一，需要外国消费者购买核心国家的产品，最终所获利润又回到跨国媒体集团，而大多数媒体集团不是在欧洲就是在美国。第二，在核心国家生产的传播产品通常用外国的取向或价值观替换当地的文化产品。因此，事实上是核心国获益还是当地获益，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如今，全球传播活动的战线拉得很长。在一头，大量发展中国家或外围区域国家还在关注基本的传播设施（如广播电台或电话服务）；而另一头，核心国家中有些工业化已超过一个世纪，甚至有的核心国家也在思考在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中如何生存自救的问题。例如，加拿大、法国、瑞士、澳大利亚及北欧一些国家正面临着成为美国的电子殖民地的威胁，当下亟待重新思考对民族国家媒体和公共事务的支持，也包括对艺术领域的补贴。因此，一系列的问题将会呈现：在关于国家主权、文化、语言和电子殖民主义问题上，国家政府干预、对文化工业给予资金支持，以及规范媒体所有制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电子报纸、互动的有线节目、互联网、智能手机和卫星直播的出现引发了很多问题，例如规范的作用为何，如何看待国家边界的问题，等等。尽管具体的问题有所不同，外围国家也同样离不开上述议题。

总之，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传播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随着“9·11”事件引发的所谓文明的冲突，又使得研究者重视跨文化沟通问题。国际传播牵涉哪些主体（国家、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媒体、全球公民）？这些主体在哪些层面与哪些场景下互动？在国家之间区域之内全球范围流动的信息包括哪些？这些信息生产、流动与消费在什么文化与制度环境下发生？讯息的跨国流动带来哪些理论/实践/政策问题？全球化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文化间或者说文明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康德所构想的永久和平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否永远是一个遥远的梦？我们是否可以寄希望于新传播技术的进步，来重新建构世界

信息传播新秩序……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在正要出版或者将要翻译出版的著作中，都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我相信，本译丛的出版，对于繁荣中国学术研究，是一件益事。是为序。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吴 飞

2014 年 10 月 15 日

中文版序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李金铨

传播研究是美国文化的产物，后来逐渐扩散到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成为支配性的观点与范式。21 世纪初，英国学者卡伦与韩国学者朴明珍首发其端，编撰一本书，名曰《媒介研究的去西方化》(Curran & Park, 2000)，我有幸参与其中。随后也有若干零星的声音呼应之。

“去西方化”以后的下一步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要“国际化”。

本书取名《“国际传播”国际化》，因为主流的“国际传播”并不太“国际”，实质上只是“美国”的“国际传播”，而不是“国际”的“国际传播”，也就是大抵透过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中产阶级学者的瞳孔看世界，于是世界变成了美国的放大版。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把国际传播真正地“国际化”。一旦国际传播国际化，整个传播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国际化了。

“国际传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旨趣何在？容我从几方面简单阐述，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第一，《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刘殿爵把这句话译为“The gentleman agrees with others without being an echo; the small man echoes without being in agreement.”(Confucius, 1979, p.122) 君子和小人的道德判断，姑不置论，

但 echo（回声）一字译得甚妙。国际传播不能独尊某种观点，要求其他人、其他国家或其他文化跟着附和，而是各方必须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不断沟通对话。

第二，著名古典音乐指挥家巴伦博伊姆说：“你要保存极端（的声音），但要找到联系，随时找到联系，这样会有一个有机的整体。”（Barenboim & Said, 2002, p. 69）乐团的生命力来自各种有机的联系，而不是抹杀、压制或取消刺耳的声音，交响乐本来就是各种不同的乐器和音调的矛盾统一。尤其巴洛克的赋格（fuge）形式，同一音调在不同音阶同时展现，彼此独立自主，而又相辅相成，这对国际传播学者通过合作和竞争达成深度了解很有启发意义。

第三，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Gadamer, 1999）提出“视域交融”（fusion of horizons）之说，打破中西二元对立。各种文化传统的交流，小则达到管道升写给赵孟頫《我依词》中说的“尔泥中有我，我泥中有尔”，大则从太极的“阴是阴，阳是阳”（文化自主）达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渗透交融）的境界。

第四，本书不断强调“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精神，一方面反对“美国（或西方）就是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一方面也反对文化民族主义。华人社会要争取学术平等对话的权利，只能拿出实实在在的学术业绩，这必须靠几代学术社群的不懈努力，不能靠口号式的呐喊、社论式的宣示或拍脑袋的呓语。

我在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关注国际传播，陆续出版《传播帝国主义再商榷》（Lee, 1980）、《全球媒介奇观》（Lee, Chan, Pan & So, 2002）、《中国媒介，全球脉络》（Lee, 2003）、《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Lee, 2004），直到《“国际传播”国际化》（Lee, 2015）和《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Lee, 2019），可谓一脉相承，也是一以贯之。

《“国际传播”国际化》英文原著由我任主编，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印行。本书缘起于我在香港城市大学邀请跨世代著名学者的“南北对话”。这些名家可谓星光闪烁，来自美国、英国、印度、阿根廷、以色列、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等，他们没有老调重弹，没有虚晃一枪，而是以最严肃的态度发表真

知灼见，甚至迸出智慧交锋的火花。

本书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高端视野讨论大问题，而不纠结于具体琐碎的小课题，确信是一本关于国际传播的重要著作，值得费神移译，以飨华文世界的广大读者。为此，我乃“征召”李红涛、黄顺铭、宋韵雅、陈楚洁和袁梦倩等五位深具潜力的年轻学人，让每人认领翻译两章到四章的“任务”。我有幸和他们谊兼师友，他们在百忙之中肯热心共襄盛举，令我十分感动。

译事之难，没有亲身经历无法充分体会。为了求“信”，我们首先要求尽量贴近原文，不加不减；为了求“达”，我们要求适度砍掉“洋腔”。一方面不能“太不像”中国人讲话，长句绕来绕去，文字生硬，令人望而生畏；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太像”中国人讲话，以致抹杀了原作者的个性、神态和风格。如此拿捏分寸，斟酌得失，实在颇费踌躇。我们决定分四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译者自校，第二步是译者互校，第三步是发回译者再度自校，最后我几乎逐句根据原文校读。经过这样繁复的工作，但求我们的翻译能满足“信”与“达”的要求，“雅”则未敢相期。经此“一役”，我对卓越的翻译家又增添了几分敬意。

期盼本书能为华人学术社群提供一个契机，共同提高文化自觉，并增进对国际传播的贡献。

参考书目

李金铨. 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 [M].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李金铨. 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Barenboim, Daniel, & Edward W. Said (2002), *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 New York: Pantheon.

Confucius (1979), *The Analect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C. Lau. London:

Penguin.

Curran, James, & Myun-jin Park, eds. (2000),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Gadamer, Hans-Georg (1999), *Hermeneutics, Religion, and Eth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Lee, Chin-Chuan (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 Beverly Hills, CA: Sage.

Lee, Chin-Chuan, ed. (2003),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Lee, Chin-Chuan Lee, ed. (2015),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ee, Chin-Chuan, Joseph Man Chan, Zhongdang Pan, & Clement So (2002),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